

陈烁



忠于人民，忠于职业。

肩上的警徽和帽子上的徽章代表着你为之努力的一切，你想要守护的绝不是方寸之间，而是整个社会的安全。

身为警察的你无数次出现在各种危险的地方，柏油马路或是偏僻小巷都是你的战场。你时常忘了自己是一名警察，反而觉得自己是守护着正义的将士。

张科比你大3岁，从你22岁那年进入队里开始就特别崇敬这位沉稳有深度的上级，也特别喜欢跟在他的身后，尤其是你在知道了他时不时的会去探望你的父母的时候，那种感激之情就变得越来越深厚。

可以说是他带着你从一个见到尸体就会吐变成能仔细寻找破碎的肉块中线索的男人，从在蹲点处瑟瑟发抖变成随时能从迷糊的瞌睡中醒来抓捕嫌疑人的合格警察。

在无数个不能安稳的夜晚，他都会给濒临崩溃的你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不管是一根烟还是一瓶可乐都足够点燃你继续奋斗的勇气。

亦师亦兄。

你最大的愿望就是跟着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在意这个世界，却比谁都更想要努力活下去的人一直工作到地老天荒。

市中心又出了一个案子。

不知道是不是世界已经坏了，最近的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疯狂。他们被坏人欺压到了泥土之中，又从泥土之中长出了新的坏人。

拿着枪，带着砍刀。随意的在街上寻找自己的猎物，老人孩子女人，统统都是他们伤害的对象。

从那一刻起，他们就不是真正的人了。

身为警察你第一时间冲到了前线，你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懒懒散散的头儿也拿出了与职业相匹配的勇气跟着你一起冲了上去。

按理说你不应该让他去的，明天就是他的生日，是他好不容易跟队长申请下来的假期，可这小子收拾完手头的案子就要跟你去现场。

“头儿，回家吧！这都快10点了。”你接过他递给你的文件，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那钟就像是你们两个一样，疲惫也得死撑下去。

男人嘛。

尤其是警察。

撑起来的不是两三个人的家，更是万万人的家。

“快 10 点了？”他就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看了一眼脖子上据他说是从小就戴着的怀表，苦笑了一下又收了起来道：“忘了，不能看这个。”

而后他又看看墙上的挂钟，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你说话一样，“出完这个任务就回去，顺便我还得去趟医院。”

“去医院？”

“嗯，那边有个我一直要找的人！”张科说话的时候神情有些黯淡，“对了，名片上的人回头查一下。”

你接过来看了眼，是海伦斯酒吧老板赵桀的名片，不解地问道：“还是三合会的事吗？”

“嗯，上个月的 3.10 行动虽然将三合会剿灭，但让他们老大谭子跑了，现在过了整整一个月还没有找到。上次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赵桀这个名字，让朋友查了一下发现咱们市叫这个名字的只有一个人，我怀疑这个女人可能知道一些什么。”

“你都请假了，今晚的任务我自己去吧，记得明天带我去海底捞搓一顿就行。”

“没事，反正单身一个人，明儿天亮了回去也没什么差别。”他转过身来继续整理着桌子上的材料和一堆可乐铝罐，“半年前海伦斯改成闹吧之后，我看你小子就总往这个地方跑，吃火锅也吃不腻。”

“别愣着了，走吧，人活这一辈子啊，到了最后闭眼的时候真得有点能怀念的东西，不然光记得晚上吃的红烧牛肉面有屁用。”他用食指点了点吃完了的方便面的盒子。

最后这句没头没脑的话竟是你们俩在这世界上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发了疯的当事人，发了疯的枪，发了疯的世界。

那一枪的确是冲着你打过来的。

随着子弹冲过来的还有你那懒懒散散的兄长，本以为咬进自己身体里的只有一公分不到的子弹，没想到却是个百十斤的人把你撞翻在地。

“张科！张科！你还好么！张科！”你顾不上身上的疼痛，赶紧爬起来把朋

友抱在怀里，这辈子第一次讨厌深色的衣裳，眼神匆忙的寻找了好一阵子才找到了子弹钻进的身体的入口，你一把捂住了他受伤的地方。

热的。

温热的血从你的指缝间渗透出来，那一瞬间你憎恨极了为什么自己的手指缝这么大。

“我没事，没事。”张科镇定的摇了摇头，额头上的汗和苍白的嘴唇拆穿了他的谎言，他认真的看着你，“你没事吧？”

“你把我胳膊撞破了，腿也青了，挺过这关你得请我吃饭，我跟你说！”你看着那受伤的部位，还好不是要害。

你迅速的招呼同事过来支援，耳边还能听见那个畜生被按在地上还声嘶力竭地吼着各种难听的话，如果不是你得捂着张科的伤口，你真想把那傻逼的关节全部打碎，“三组有人受伤！需要救护车！有人受伤，需要救护车！”

“我跟你说啊，小年轻就不能多吃甜的，你看那蛀牙啊高血糖啊……”

“快他妈闭嘴吧你！过十几年你再跟我叨叨这种废话！再他妈说话，我就，我就诅咒你一辈子光棍儿！”

不知道是张科怕了这个威胁还是没有力气了，总之他渐渐地不再说话，渐渐地不回应你的话，渐渐地沉寂下去。

那救护车的鸣笛声仿佛一声声夺魂曲向医院飘去。

随着天上一声惊雷，你踏进了医院的大门：“大夫，大夫，您一定要救救他。”

刚才还想着有机会过来查一下，可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以这样的原因前来。你真不想把好兄弟的命交给这种不明不白的医院，可看张科的意思也折腾不起了。

消毒水的味道在鼻腔里翻江倒海。

你应该留在这里陪着准备接受手术的好友，但是罪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你刚要去办理手续就接到了同事的电话，说是有群众发现某某路段有一具男尸，现场已经被保护起来了。

你挂断电话，拿起纸笔边写边对旁边的护士说道：“我朋友就交给你们了，这是我的电话，有事情就通知我。”

“放心吧，我们主任刚才检查过了，没有伤及要害，是个小手术。”那个小护士接过纸条安慰道。

在昏黄的路灯当中，你看着周围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驾车飞驰到案发现场，周围站着好几个小警察在等着你过去，有一瞬间你甚至觉得站在那里的人是你，而盼着的来者是张科。

“什么情况？”你下车就习惯性的戴上了手套，从守警挑起来的警戒线下钻了过去，打量了一下有些吓人的尸体又抬头看了看附近，可惜并未发现摄像头。

“陈头儿，接到群众报案，看到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驾驶一辆灰色雷凌轿车肇事后逃逸。”警察认认真真的介绍着，说着还把一张照片交到你手里，“那人称肇事者下车从死者身上拿走了钱包，估计里面有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除此之外现场只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石头，目击者称是从死者身上掉出来的，物证科已经将东西带回去鉴定了，这是照片。”

你冲着灯光眯着眼睛看了一眼照片上的东西，一个碎掉的黑色石头，形状有点像动物，石头中心似乎泛着微微蓝光，思索了一会儿也没个头绪于是随手揣进兜里，“先把尸体先带回队里，我们再好好查一查。”

你们又将现场反复地勘察了一遍，走访了周围还在亮着灯的商户，可惜均未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不知为何，你突然感到坐立不安。

怎么回事？难道是张科？师父，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想到这里，你放弃了手边的案子，驱车一路狂飚来到医院。

你瞥了一眼医院大门上方指向4:48的时钟，刚一下车，便听天空一道炸雷。

可能由于缺少休息，也可能是过度劳累，那巨大的响声让想着张科的你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一阵比先前更加强烈的心悸感让你大脑一片空白，那一刻仿佛时间都凝固了。

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让你回过神来。

“喂，哪位？”你看了眼是陌生电话就习惯性的问了一句，对面表明身份是医院的护士时瞬间让你紧张起来，“哦，您好！”

“您是张科的亲属么？”

你想起来凌晨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留下的是自己的电话，赶紧应承下来，

“是我！请问有什么事么？”

“请您尽快到医院来一趟。”护士那急迫的催促间接地告诉你张科出事了。

“患者今天 4:48 分死亡，抱歉，尽力了。”一个戴着大口罩的男医生十分抱歉的垂下眼睛，你看了一眼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手术车，上面有一具被白布盖住脸的尸体。

“你他妈说的什么意思。”你的脑子知道应该尊重医生，可肉体不受控制的一把抓住了那医生的胳膊，强压着音量质问道，“尽力了，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个小手术吗？你跟我解释一下！”

医生并没有挣扎，仿佛习惯了似的无奈解释着，“请您稍微冷静一下！”

“肯定有办法的对吧！你们肯定有办法是不是！”你指向墙上挂着一排主任照片继续道：“你们是医生啊，这是医院！你看看，一个个标榜着自己主任的地位，彰显着自己医术的高超，关键时刻连个人都救不活！到底是谁给他做的手术，你让他出来！”

你越说越激动，留守的几个同事见状赶紧将你拉回警车。

坐在警车上的你，看着塑料袋中张科身上仅有的几个遗物，一串钥匙，一只手表、一部手机和一个钱包，你俩相处的日子就像是放电影一样在你眼前播放着。

当初你观察到张科每次看时间都是拿手机，你知道你们这行没有个准确的时间是不行的，于是你在本市最好的一个石英表专卖——力诺表业，给他买了一块 1000 多元的手表。而钱包，也是你为了报答他平时对你的帮助在他生日时送给他的。你能快速成长到今天可以说是全都是张科的功劳，在你坚持不下去时，在你内心动摇时，他在工作中如老大哥一般的开导，在生活中如亲兄弟一般的照顾，再也没有了。

你想着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一个警察，正想着是不是应该辞职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那天晚上张科跟你说的那句话。

人活这一辈子啊，到了最后闭眼的时候真得有点能怀念的东西。

人总得死撑着一口气，就为了闭眼的时候不叹气。

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

“喂，怎么了。”你有点有气无力地躺在车里。

“陈头儿，发现可疑车辆，疑似凌晨肇事案中的那辆。”

通话结束后，你打开手机，翻出了那张你保留至今的二人合照，“张科，我处理完手边的事情就帮你把后事料理了，再等等。”说着你一脚油门朝目标地点开去。

到地儿后，你发现已经有几名同事在那边取证。

“怎么样？”你朝旁边一人问道。

“目前还没有新的进展。”那人回道。

你点点头，钻进车内跟着一起忙碌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困意袭来，你伸了个懒腰看了看表发现已经9点半了，你正要回去时突然听到“别动，过来，警察！”

你在车中抬头看了一眼，发现是你同事在朝远处一个身上有血迹手中提着手提箱的男人喊着。

“我再说一遍，过来！”那个同事又向他喊了一声。

这个时候你从车里钻了出来，刚要朝远处的那个人走去便听那个身上有血的男人喊了一声：“跑，别他妈让我瞧不起你。”

“你们去追另一个。”一个警察吩咐着其他同事时，那个手提箱子的男人一个举动让你瞳孔猛缩。

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一把手枪，那黑洞洞的枪口将浑身是血的张科带回到你的眼前。

“你干什么……放下枪……放下枪……”离他最近的同事掏出枪命令道。

凭什么人渣能活下去！？

凭什么维护正义的人只能死！？

你将刑警本能发挥到极致，转瞬间完成了从掏枪到开枪的动作，随着你的一声枪响，那人的身躯直直的倒了下去。

你从刚才的对话中认识到可能还有一人，现在这人居然有枪，妈的，另一个绝不能放他跑了。

“你们处理一下现场，来俩人跟我去追另一个。”你一边吩咐一边朝那个拐角跑去，谁知在你路过那人的身体时，感觉脚踝被一只手死死的抓住。

你低头看了下，发现是那个歹徒，你尝试着挣脱了几次都失败了，想不到那人力道奇大。

“还他妈愣着？再愣着人都跑远了！”你对周围的同事吼道。

身边几个人马上朝另一人追了出去。

你拿枪对着匍匐在你脚下的人的头警告道：“松手！”

意料之中的是他没有听你的告诫，血污的手拉着你的裤脚，嘴里还在说着什么含混不清的话。他的样子和昨天晚上杀了张科的那个人重合起来，仿佛他就是杀了张科的凶手一样。

“去死吧傻逼。”

你手指扣下了扳机伴随天上的一声惊雷，那人脑袋开了花。

“陈，陈头儿？”旁边的几名警察显然也是吓傻了，没想到从第一声警告到现在仅仅6分钟的时间里，竟然多了一具尸体。

“你们如实汇报，顺便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线索。”你刚说完便有几个反应快的凑过来对尸体进行检查。

“陈头儿，这是他身上的全部东西。”

你看了看同事递过来塑料袋中的物品，一个打火机，一把手枪，两个弹夹，几张零钱。

你又看向那个在手提箱旁忙碌的同事问道：“箱子里有什么？”

“是个密码箱，要打开还得费番功夫。”那个警察边破解边说道。

“陈头儿，对不住了。”旁边的一个警察走过来对你说道，“刚才曹队电话里说让我带您回去。”

“知道了。”你无所谓地点了点头，转身上车。

队长办公室里你情绪激动的吼道：“曹队，张科为什么死的，啊？你告诉我张科为什么死的？要不是社会上的这群傻逼他能死吗？”

“你小子别他妈给我在这儿犯混，是不是他妈不想干了？下午局里来人处理这个事情，你先回屋里等通知。”曹队甩了甩手示意你离开。

回到休息室中换下了染血的裤子，无聊的等待中你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梦中的你隐隐约约看到了张科倒在血泊之中，你惊恐的想要跑过去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可是凑过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你今天杀死的那个人的模样。

“张科！”

陷入噩梦中的你瞬间惊醒，后背的衣服已被冷汗浸湿，惊魂未定之际同事推

门进来：“陈头儿，局长找你。”

你定了定神，随即缓缓向办公室走去。

“昨天刚开完会，由于明年有个香港回归 20 周年庆典，会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搞好地区治安建设。你可到好，这个风口浪尖上给我弄出这样的状况。经我们研究讨论，决定给你一个处分。今天早上的事情也给了你不小的打击，最近一阵子就好好休息吧。”局长说着把一份文件推到了你面前。

“王局，这次真不赖我……”

“简直荒唐！”局长拍案而起，“不赖你？你知道你这次闯了多大的祸吗？那个人手里有海洛因，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可以利用他查清背后的组织是不是三合会，现在可倒好。”

“三合会上个月已经被剿灭了啊，怎么可能是三合会，而且对方手里有枪……”刚要辩解就被打断道：“剿灭？你没睡醒吧？什么时候剿灭三合会了？况且对方手里有枪怎么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明明那个人都已经失去反击能力了还开枪？来队里都 5 年了，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吗？”

“我看你也不用干了，把枪留下，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局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气愤地说。

你心中也是无名火起，张科带头费了那么大的劲才剿灭的三合会竟然不认账。你一把把枪拍在了桌子上，转身刚走两步便听身后喊道：“回来！”

你回过头，见局长敲了敲那张处分通知书，你三步并作两步回来拿起那张纸团了团塞进口袋摔门而去。

操，不就是他妈的停职么。

正好回家好好睡上几天，思考一下为什么身为警察却连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

又是一道惊雷闪电，将周围的街道映的惨白。也不知道能去哪儿的你漫无目的的在街上开着车游荡着，心里乱糟糟的却不知道在想什么，忽然不远处的人群引起了你的注意。

你本没打算多管闲事，车子开过去的瞬间你看到了警戒线，死人了。

今天真是个多事之秋。

你下车后进到隔离带内，地上还没有冲刷干净的血迹。

一名在旁忙碌的警察看到了你：“陈头儿。”

“怎么回事？”你向他问道。

“刚才有个男的从这儿跳下来了。”他显然还不知道你已经被停职的事情。

“自杀？”

“不确定，刚听群众说想自杀的本来是个女人，但不知为何尸体和刚才想跳楼的人不一样，目前还在调查。”

“还有什么发现吗？”

“物证科的已经把遗物都带回去了，您回队里就能看到。”

你点了点头，转身离开，没走两步你的电话响了。

你还没开口呢，那边就已经说话了。

“你知道张科怎么死的么，今晚九点之前，祖谷废墟找我。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记得一个人来，否则你就永远别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都不由得你说话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祖谷。

你不想去管任何事情，只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转头就上了警车，一脚油门往那个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山村去了。

小的时候你倒是听父母念叨过这个村子，后来工作的时候也整理过祖谷村的一部分材料。据说当年因为一场大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除了一个孕妇，村中男女老少无一生还，后来那个孕妇虽逃出谷内，但还是没能抢救成功，医护人员拼劲全力保住了她腹中的胎儿。当年这个事情总是人们谈论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这个废墟渐渐被大家遗忘了。可能由于位置偏僻，地势又低，四面环山。导致政府一直也没有出资去修缮这个地方，甚至以前通往谷中的路上都长满了杂草。没有人来，没有人问，没有人管，这里似乎成了不该存在的地方。本来你不该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这个地方，应该在所里接受批评顺便写无数的汇报，但是张科的事情迫使你出现在这个地方。

月亮被乌云遮蔽起来，对于你这种经常出任务的警察来说算不上可怕，你习惯性的掏出了手电筒摸索着朝谷内走去，下到谷底时你发现这里除了长了更多的杂草之外和档案里的样子没有什么区别，只剩下大部分的断井颓垣和一个矗立在

村口的犬状石像。

为什么把你叫到这种地方？

这时候你忽然见到上方有个光点一点点向下移动，你职业反应地把手电筒关上，迅速隐藏到你身边的杂草之中。

待对方下到谷底你正准备上去问个清楚时隐约听到对方自言自语的抱怨道，“妈的，可算是下到底了，这破地方。”

对方一句话让你的大脑飞速运转。

他是一个男人；他显然对这个地方不熟；他一个人前来；他也是被叫过来的？

是有多少人和张科的死有关？

你不敢冒险，戒备着绕到对方身后，试探性的问道：“我来了，能说了吗？”

虽然你有所准备但还是慢了半拍，只见他迅速转身一把卡住你的脖子喊道：“说，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叫我来这里？”

让你没想到的是这个男人身体素质如此出色，你伸出双手一边努力尝试掰开对方的手掌一边费力地说道：“你在说什么？我也是被叫来的！”

你的话似乎起了作用，你感觉脖子上的力道一松，那个男人收了手。

你感觉喉咙一阵火辣辣的疼，坐在地上一通咳，缓了缓向他问道：“你也是被叫过来的么？”

片刻后你见他 not 回答随即又补充道：“我也是被叫过来的，你不用害怕。”为了表示诚意，你打开了手电筒，一束亮光划破了黑暗。

可能你的坦诚让他略微收起了警惕心，小心地看着你问道，“我说，你是因为什么被叫过来的？”

“你呢？”你刚想反问一句可马上发现了谷内的小路上有个亮光离这里越来越近，你马上关上手电拽着刚才那人往旁边的一个石像后面躲了起来。

没想到这次到的竟然是个瘦瘦小小的人影。

“麻烦……请问有没有人啊？”那人手里紧紧攥着手机，手电筒的光随着主人一起颤微着，她半哭的语调问着，“请问，有没有人啊？”

与电话里的声音不同；一个女人；孤身一人；收到惊吓的情绪；一连串的总结让你得出应该不是她的结论。

你直接站了起来冲那个女孩招手，“这儿，有人，别害怕。”

女孩见有人，点了点头，小声地问道，“所以，是你叫我来的吗？”

“不是，我俩也都是被叫来的。”你回答道。

此时包括你在场的三个人都懵了起来，都不知道那个叫自己过来的人到底有什么目的。

温和的对话还没有维持多久，你再次见到上方有一个亮光在黑暗中一晃一晃的朝你们接近，你们三人互看一眼，心领神会似的躲在了刚才的石像后。

借着对方手里的亮光可以判断出这次来的是一个踉踉跄跄的男人，你拍了拍刚才那个男人，对方心领神会，你们一左一右冲了出去瞬间把那个新来的按倒在地。

他趴在地上不停地嘶吼：“果然是个圈套……死之前让我死个明白！”

该死，又不是，到底是谁叫自己过来的。你边想边松了手，另一个男人见状也把手松开并将那个新来的从地上拉了起来。

他刚起来就冲上来在你们两个人身上寻找着什么，好像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能为之拼命一样。

“没关系，我既然来了就不怕死，但我要死的明白！”男人气势汹汹地说道，恨不得把你们二人撕碎了一样“快说！”

“你冷静一下，我们三人也都是被叫过来的。”你试图让对方冷静下来。

新来的男人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说道：“三人？”

你们摸黑把他带到石像后那个女孩身边，正当你们四个一筹莫展不知所措时，女孩突然指着你身后的方向尖叫一声，你回头看过去发现村子景象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你清清楚楚的看着破败的废墟不见了，昔日完好的祖谷村映在你的眼前，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仿佛是在迎接什么节日一样，谷内的黑暗顿时被驱散了大半。

这时你看清了周围，你们互相打量了一下对方，你之后第一个来的是个中年，第二个来的是个女孩，第三个来的是个大叔。

这时又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离近之后你看清了那个人是个有些消瘦的女人，慌乱的神情倒是和在场的各位没什么区别。

确实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才导致这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想到这里你警惕地看着站在不远处就停下脚步的女人问道，“是你叫我们过来的？”

她很惊慌地摇了摇头，眼神在在场的四位身上扫了一圈儿才回答道：“不是，

我也是被叫过来的，你们也是？”

那个年轻女孩点点头说：“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在做梦吗？不管了，我要回去，我们肯定是被骗了。”

“好像回不去了，我刚进来时发现出谷的路已经没有了。”女人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她有点为难地开口。

“不可能，难道活见鬼了吗？”中年男人抬起眼睛看着周围的村庄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拿出手机看了看：“操，没有信号。”

你听闻赶紧掏出手机看了看，果不其然，你正要询问其他人时便听那个大叔说：“既然这样我们先一起找找回去的路，不管怎样先出去再说。”

“真准时啊各位，好好好，果然没让我失望，大家好，我叫李子丰。”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闪出一个男人，个子不高，中等身材。

是他，这次声音一模一样。

“是你叫我们过来的，你他妈到底要干什么！”你积压的怒气立刻朝对方宣泄了出去。

李子丰说道：“干什么？呵呵，电话里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别他妈卖关子，想说就说，不说就让我们离开。”你继续道。

李子丰从怀里掏出一块犬形的橡胶：“看到这个了吗？找到它，跟这个形状一样的宝石，找到后我会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你看这个东西的样子似乎有些眼熟，刚要开口那个年长的男人抢先说道：“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李子丰看了他一眼说：“除了相信我，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那我们到时候怎么出去？这周围是怎么回事？”女孩焦急的问到。

李子丰朝她看去“我说过了，找到那个宝石后我自然会放你们出去，如果过了0点还没有找到，呵呵。”

“没找到会怎样？”最后来的女人着急地询问道。

“会怎样？当然是永远也别想知道答案，更重要的是永远也别想出去，哈哈哈哈。”

一阵阵癫狂的笑声从李子丰的口中传出。

这时那个中年男人一个健步冲了上去，在拳头刚要砸到李子丰的脸时只见他

左手一拨，右手顺势一拳打在男人的肚子上。

“唔……”男人吃痛的蜷缩在地。

李子丰转过身去，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东西，好像在算着什么似的思忖了片刻后说道：“现在是9点20，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李子丰的声音毫无波澜，边说边向远处走去。

大叔慢慢走过去扶起了他，轻声说道，“你还好吗？”

“没事，死不了，妈的，给老子等着。”他往地上啐了一口口水恨恨地说。

你觉得情况不妙，这样下去不行，你一开始和那个男人交过手，对方无论是身手还是反应均不在你之下，居然被那个李子丰这么轻易的打倒在地。

想到这里你主动说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希望大家能相互信任，我叫陈烁。”

“我叫刘伯钊。”大叔第一个附和道。

女孩犹豫了一下也说道：“我，我叫王小冉。”

“我叫袁本。”最后来的女人说道。

“喊！”那个被扶起来的男人显然对你的话不屑一顾，转身正要离开时。刘伯钊一把抓住他，表情显得很激动：“怎么哪都有你这种人，刚才那小伙子说的不错，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团结的时候。”

你见状也凑过去说道：“希望你能顾全大局。”

可能是你们俩人的游说起了作用，只见他吐出“姚波”两个字后便转身离开了。

“我们也走吧，先照那个李子丰说的做，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刘伯钊看了一眼离开的姚波说道。

王小冉看了看四周，担心地说道：“我们能不能不要分开啊，现在这里太可怕了，大家在一起安全一些。”

你想了一下，确实，让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太危险了，随即说道：“一起确实是安全一点，但是会影响效率，这样，你们两个女人一起吧。”

王小冉听闻便看了向袁本问道：“那个……咱俩能不能一起呀，我有点害怕。”

袁本没有说什么，算是默认了，你见状朝一个没人的方向走去。

你随意进了一个房间，发现里面的东西齐全得不可思议，甚至桌子上还有没有吃完的水果。可现在不是思考为什么荒废了的村庄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哪怕是那个李子丰设计的陷阱也只能硬着头皮在这里搜寻着。

按理说寻找东西应该是警察的基本功，不知道是不是张科和那个被你误杀的混蛋的事让你脑子不清楚，在这间小屋子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发现。你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突然注意到远处好像有一口井，旁边是一块石板，石板上横七竖八的贴了一些封条，你来到井边，查看了一番后发觉这个石板以前似乎是盖在井上的，不知被谁挪开了。随后你往井内望去，黝黑的井内一眼看不到底。你捡起旁边一个小石块向里面扔去，几秒后听到了微弱的碰撞地面的声音。

看来是口很深的枯井，掏出手机看了眼 22:15，随即点开手电筒刚往井里照去，就听到有脚步声朝你在的方向走来，你抬起头，看到是那个叫袁本的女人。

你走过去把她带回了井边说：“我刚试过了，这是口枯井，我想下去看看，但是井底太深了我自己下不去。如果可以的话你下去，我用井绳拉住你确保你的安全。”

“不要！”她看了一眼那幽深的枯井转头便走。

你想了想让一个女人下去确实略有不妥，跟了上去尴尬的说道：“那我们先找找其他地方吧，这里回头再说。”

你看出了她有些犹豫，想到自己刚才在井边冒失的言论随即补充道“你放心，我不是坏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随后你们进到一个空屋子，屋内的灯光让你看清了这个女人的脸，突然间你发觉这个她似乎有一点眼熟，随即问道：“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并没有，你认错人了。”

你听出她语气中有点不耐烦，无奈苦笑了一下，怕是她对自己的印象已然是非常糟糕了吧，你便没有再说什么，继续着手边的翻找。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隐隐的传来了一男一女的争吵声，你见袁本朝门外走去，你跟出去时看到袁本和那个叫王小冉的女孩在那边不知道说着什么，你看了眼表 22:40，你正要过去询问时突然发现远处一双眼睛正在盯着这里。

你转身朝那个人影走去，那人好像发现了你朝自己这边过来转身便跑。

“站住！”你喊了一声，随即脚下加快步伐朝那人追去。

追了一会儿你发现本以为这么多年的警察生涯自己的身体素质应该很好，没想到对方也不差，虽然从发现到现在对方一直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但也没有能够将距离拉近。

正恼怒之际，那个人影好像被村外荒地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

你马上跑到那人旁边一手掐住对方后脖颈，一手将其左手腕扭到背后问道：“跑？现在你还往哪跑？”

“疼疼疼疼，我操，你轻点……”那人求饶道。

待他把脸侧过来时发现是那个叫姚波的男人，随即问道：“我记得你叫姚波？为什么监视我们？”

“谁他妈监视你们了，我只是凑巧路过！”对方喘着粗气回道。

“那你跑什么？”你根本不相信对方的鬼话继续问道。

“废话，我又不认识你，我哪知道你过来要做什么？操，你能不能先把我放开？”他回道。

“我警告你，别在这儿耍花样，现在那个李子丰给咱们困这儿正是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你若是不想离开别在这拖我们后腿！”你恼怒地边说边松开了对方。

“你放心，我比谁都想离开这里，只是找到东西他也不一定能让我们离开！”他不在乎的说道。

“不试试怎么知道？总比坐以待毙强，还是说你知道些什么？”你警惕地问道。

姚波没有继续说什么，起身拍了拍土不紧不慢的朝一个方向走去，你想了想有点不放心，尾随在他身后。

只见他回到村子里后进了一个房屋，你跟了进去，感觉刚才的一番话好像是有了效果，对方确实是在那里找了起来。

正当你在专心翻一个抽屉时，听到外面有细微的脚步声，转头想一探究竟时发现姚波正站在自己身后，似乎有点紧张，你不解的问道：“你站这里干嘛？”

姚波说道：“这么久了也没什么发现，我去别处转转。”

见他转身就往屋外走，你站起身跟着他出了屋。姚波回过头来冷冰冰的盯着

你：“已经快没时间了，别跟着我，否则我不客气。”说罢头也不回的朝旁边屋子走去。

你没有再说什么，这种紧要关头你不想内部先起矛盾。看了眼表，23:05，确实时间不多了，刚准备回屋把剩下的地方搜一下时发现那个大叔从你的面前慢慢走过去，看起来脸色有些不太好，你有些心疼他的同时又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如果还活着应该也差不多这个年纪了吧，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于是朝他走过去问道：“您没事吧？”

刘伯钊怔了一下，缓缓转过头看了你一眼，有气无力地说道：“我没事，你找的怎么样了？”

你低头看了眼表回到：“这都 23:05 了，暂时还没发现有用的东西，不过既然那个李子丰这么说了，我想一定会有出去的办法。”

刘伯钊听闻也看了下表，抬起头说道：“咱们一起找找吧，说不定没有那个石头我们也能找到什么从这里离开的方法。”

“您是有什么发现吗？”你问道。

“啊，没有，我什么都没发现。”说着他再次提议“要一起找吗？”

你不禁有点疑惑对方为什么非要和你一起，但是看着眼前这个沧桑的大叔也没好意思拒绝，指着身后的屋子说：“刚才这里还没找完，要不我们继续找找看看吧。”

大叔随你进了屋，翻找了一段时间并没有什么发现，有一瞬间都觉得是不是压根儿没有那个要找的东西，这时大叔突然说道：“小伙子，你是叫陈烁是吧？”

“是啊，您有什么事吗？”你不知对方为什么要问你的名字。

“今年多大啦？”他继续问道。

“您要有事您就说”你低头看了眼表发现已经 23:20 了，然后略带情绪地说道，“现在咱们时间不多了。”

他可能是听出了你语气中的不耐烦于是说道：“没事，没事，随便问问，别介意。”

你觉得总是被对方问来问去的搜索效率太低了，起身说道：“您先找着，我去别处看看。”说罢便往屋外走去。

出门进到旁边的屋子刚好看到王小冉正在屋内的床上坐着：“怎么，累了？”

你问道。

“如果真的死在这里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吧。”王小冉幽幽的说。

“开什么玩笑”你想到了张科的后事说道：“外面还有个很重要的人等着我去为他做些什么。”

“重要的……人吗？”她喃喃的说了一声，而后屋内陷入了沉默，你没有尔会，当即在屋内找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起身朝屋外走去“我们去别处看看吧，这里我都找过了。”

你不禁有些恼怒，但还是跟了上去，想起了那口枯井说道：“村子中央有一口很深的枯井，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那边看看能不能发现些什么，当然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会确保你的安全，不会让你摔下去的。”

只见她突然停住脚步。

“你没事吧？”你好奇地问道。

你发觉对方有点不对劲，正要继续问些什么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你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赶紧往声音的来源冲过去，果不其然在井边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李子丰和跌坐在旁的袁本。

任务：1、找出杀害李子丰的凶手。

2、弄清张科死亡的真相。

3、尽量隐瞒你杀人的事情。

4、弄清李子丰隐藏的秘密。